

剑绝情殇

中

8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88

剑绝情殇

中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中 册

第十四章	临死传绝艺	(305)
第十五章	一剑对三剑	(323)
第十六章	青梅蛊主出现	(345)
第十七章	红颜为谁美	(367)
第十八章	圣刀对魔剑	(389)
第十九章	庐山寻母遇故人	(410)
第二十章	人蛊神合一	(433)
第二十一章	三峡遇险	(455)
第二十二章	情恨俱是空	(476)
第二十三章	催动青梅蛊	(498)
第二十四章	轩辕真经藏秘密	(521)
第二十五章	谁是真智者	(543)
第二十六章	探君山	(564)
第二十七章	苍茫情海遇冷风	(586)

第十四章

临死传绝艺

慕容平哈哈一笑道：

“告诉你一个最无法相信的消息，我不是昆仑奴！”

胡大刚怔怔地道：“这怎么可能呢……”

慕容平继续大笑道：“不可能的事居然发生了，我皮肤上的黑可能是日光长期暴晒的缘故，我的血与常人无异，我的骨骼是白的，你也许不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见到山主之后，我会证实给他看的……”

胡大刚睁大了眼睛，露出无法相信的样子。

慕容平却道：“胡伯伯，你是从小看我长大的，我必须再向你问问清楚，我的父母真的都是昆仑奴吗？”

胡大刚怔怔地道：“你的父亲慕容刚是我的好朋友，他死于毒蛇之口，是我收的尸，他的确是昆仑奴，他的骨骼是全黑的……”

慕容平微笑道：“那我也许只禀承了我母亲的遗传……”

胡大刚摇头道：“不！那是不可能的，昆仑奴的后人永远不会改变的便是他的骨骼，你的父亲外表上比你更不像昆仑奴，他的皮肤白得像个女人，是个十足的美男子，可是他的骨骼却是黑的，小子你的骨骼真是白的吗？”慕容平点点头道：

“不错！我这次受了伤，请沙老先生医诊，他曾给我刮骨疗毒，证实了我的骨色与别人完全一样……”

沙龙姑也忍不住接口道：“不错，慕容大哥的骨色是白的，他为了这件事高兴得几乎要发疯，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世上哪有人的骨头是黑色的呢？”

胡大刚双目一闪，亮光灼灼地道：“不！这件事对他的关系太大了……这其中也许有点问题，平儿！你母亲下嫁你父亲不到七月就生下了你，我也怀疑这个不足月的婴儿怎么如此健壮，看来你的身世必然另有一段隐情，应该问问清楚……”

慕容平黯然一叹道：“连你都不清楚，还有谁可问呢？”

胡大刚摇头道：“不！我所知的仅于此，可有一人却能告诉你更详细的情形，只是要找那个人可不容易……”

慕容平忙问：“是谁？”“你的母亲！”“我的母亲？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胡大刚一叹道：“对青城山其他人而言，她的确死了，可是我知道她没有死，她生下你之后，对外宣布是难产而死，实际上我们埋的是一具空棺，她在室内调养了两天，就偷偷地离山而去了。这件事只有我与山主夫人知道，连你父亲也被蒙在鼓里……”

慕容平一怔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胡大刚摇头叹道：“我也不知道，这是出自你母亲的请求，而且得到了山主夫人的同意，我不得不帮着保守这个秘密，要不是你突然说出这个身世之谜，我也不泄露这个秘密的，咳！这件事可苦了你父亲，他因此失魂落魄，终于死在毒蛇之口！”

现在想起来，我还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慕容平也陷入深思道：“这究竟为了什么呢？夫人为什么要瞒着我呢？”胡大刚道：“夫人是有原因的，你母亲虽然名义上是她的侍女，实际上却是她的表妹，所以夫人才……”

慕容平跳起来叫道：“她的表妹，我的母亲姓金，叫金绿梅！”胡大刚怔然道：“原来你知道了！”慕容平摇摇头道：“我不知道她就是我的母亲，但是我知道夫人有个表妹叫金绿梅，这……这真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沙龙姑失声道：“金绿梅，黎东方的妻子，慕容大哥，这么说来你是黎东方的儿子了……”

慕容平摇头道：“现在我真不知道是谁的儿子，但是我敢担保我绝对不是慕容刚的儿子，也绝不是昆仑奴……”

说完又对胡大刚一揖道：“胡伯伯，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现在我不能多耽搁，我必须赶到一个地方去，我的母亲在哪儿，而且她的处境可能很危险……”

胡大刚怔怔地道：“小子，你把我弄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黎东方又是谁？他怎么会是你母亲的丈夫呢，夫人嫁给山主两年后，她投奔到这里来，并没有说她是有夫之妇，要不然你父亲也不会再娶她……”

慕容平急促地道：“我来不及对你解释了，不过你千万别再说慕容刚是我的父亲，我是一个汉人，不会有昆仑奴的父亲！”

胡大刚鼓起眼睛骂道：“小子！不管怎么样，二十多年来你一直冠着慕容这个姓氏，你可不能忘本……”

慕容平一恭道：“现在不跟你抬杠，等我把自己的身世弄

清楚之后，再来给你说个明白，现在我可要走了……”

说完他回身就想离去，沙龙姑却急了道：“慕容大哥，那我们怎么办呢？”

慕容平十分焦灼，怔了一怔才道：“那两头猴子是要送给山主夫人的，麻烦你代劳一下，不明白的地方你问胡伯伯好了，龙姑，很抱歉，事情太急了你偏劳一点，等我回来后，再好好地谢你。”

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胡大刚还在后面叫道：“小畜生，老头子才不管你的事呢，还有许多人要找你许秋英、顾芳莲……”

可是慕容平听不见他的话了，他已走出很远……

×× ×× ××

九江县南，三面临水，一面朝陆，有山巍然而居，那就是天下闻名的匡庐胜地，人间仙境！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庐山是否真的有仙很难说，然而它的确以仙闻名，追究原因，当与它的环境有关。

千壑万山，烟霞漫漫，这就显得神秘，因之神话从之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其山中！”

山中看庐山，乃觉目迷五色，意穷千谷，连署身何地都不知道，是以任丹青妙手，难画庐山全貌！

山外看庐山，只见一片青蓬，云气腾生，山在虚无缥缈间，于是就对它产生了无比的向往！

这一座不太高的名山永远以谜样昭示人间。

白鹿洞，墨池，玉渊，这些都是人们为庐山胜地所立的名称，却充满了缥缈的仙气，意思是说神仙真要选择一处白

云家乡，也不会比这地方更合适了，山中是云，山外是云，庐山是云的家乡！

在云气缭绕中，慕容平匆匆地走上了庐山。

由川中东来，他问关千里，只用了短短的两天时间，那几乎是无法使人相信的速度！

可是他依然来晚了，晚在黎东方的后面！

一面搜索着，一面恨着山主夫人李红叶，因为她隐瞒了一件事——他母亲的消息，他身世的秘密！

找遍白鹿洞，登临玉渊，就差没下墨池去打拽了，急得真想仗剑把山翻了过来。没有人！

除了满山的云雾外，连一个人迹都没看见，然后……

他不敢想，也不愿想，闷了二十年的身世之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点头绪，千万不能出差错！

从黎东方对他妻子一往深情的情形看来，他即使找到反叛的妻子，也不一定会对她下杀手的。

根据这一个推断，慕容平又燃起了希望。

“可是我的母亲既然肯下嫁黎东方，为什么又离开他，为什么又逃到青城山中，为什么肯自污名节，改嫁一个昆仑奴为妇呢？”

“而且我的母亲嫁给慕容刚后六个多月就生下了我，可证我不是慕容刚的骨肉，可是我是谁的骨肉呢？”

“黎东方吗？不可能！我母亲生我时，离开他已经有一年多了，她是在青城山中才怀孕的！”

“青城山！青城山又有谁呢？”

想着，想着！他忽然在心中掠过一抹灵光！几乎要跳了

起来，谜底差不多就要揭穿了！

“林如晦！青城山主林如晦！一定是他，只有他才是我的生身父亲，只有他才可能与母亲发生私情！”

“当然那是李红叶的办法，她怀了孕，事情必须有个解决之策，可怜的母亲，她为了使我有个名份，竟以有孕之身，嫁给一个所不齿的昆仑奴，使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出生！”

“青城山中那么多人，她为什么偏偏要选上慕容刚呢？”

为什么要给我那么一个耻辱的身份与姓氏呢？

“是了！她是为了报复，报复林如晦的薄情不负责任！连带也恨上了未出世的我，所以她生下了我之后，就偷偷地离去了，她一定最后取得了李红叶的谅解，所以李红叶才帮助她离开？还把下落告诉了李红叶！”

“林如晦也一定知道我是他的亲骨肉，所以才对我那么好，千方百计地成全我，教我剑法武功……”

“他什么都答应我，甚至我要出去，他也不惜破坏山规来暗中帮助我，他对别人都那么严峻，惟独对我，优容得出了常规！”

他不禁止我与盈盈嬉游，因为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他却坚决地拒我与盈盈缔婚，也因为我们是兄妹！

盈盈！盈盈！可爱的妹妹，现在我只能这样称呼了，我们的爱还是存在的，只是一种手足同胞之爱了！

已往的事想来该是如此了，可是他心中却起了一种茫然无所适从的惆怅与迷惘，那也是为了盈盈！

他心中怀的一个影子，所以才游戏人间，骗取玩弄过许多女孩子的情感，而又仍无动于衷。

现在这个影子被谁来代替呢？

有无数的倩影在他的脑海中浮起，他却无法决定该爱谁？也许都爱，也许都不爱，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林盈盈的地位。“盈盈！盈盈！为什么你偏偏是我的妹妹呢！”

他开始恨自己了，证明自己不是昆仑奴的喜悦已被这新希望冲淡得一点不剩，甚至他反而希望骨骼还是黑的，那样还证明他与林盈盈之间没有血缘的关系，青城山是崩溃了，林盈的出走证明她还是爱我的，只要找到她，他们依然有结合的希望。

现在一切都完了！这一个突然的转变，使他的心情大受打击，想通了自己身世之后，他对一切都不在乎了！

我还继续找我的母亲吗？

“不！她并不希望有我这样一个儿子，所以生下我之后便弃我而去，李红叶，我的姨母，也不把这件事告诉我，她们都希望这一段往事被埋藏掉！”

我应该改姓林吗？也不必了，这么多年他让我在耻辱与痛苦中生活，我也要顶着慕容这个姓，作为对他的报复，今后我不想再见他，也不管他与黎东方的闲帐，由他们去互相残杀吧！

这是一段很长的心理过程，他终于作了个决定！

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做什么呢？”该做的事太多了！第一，他要找到许秋英与顾芳连，这两个女孩子曾经痴心地为他牺牲很多。

现在是报答她们的时候。其次还要跟王立明决一雌雄，杀了他！

这是为了替世间除害，王立明不是好人，他所组成的七煞剑派也不会做出好事，不过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什么劣迹传闻江湖！他要找王立明只为了一个私人的理由，他——王立明曾经欺负过他侮辱过他，要不是林如晦暗中帮助，他早就死在王立明的手中了，王立明恨他是为了林盈的关系，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青城山主袒护他却是为了父子之情，这也许是谁都想不到的，当然，林如晦自己是明白的！现在他也明白了！

找秋英她们去！找王立明去！不但要杀王立明，王姓家臣，我一个都不饶，他们太欺负我了！

这是最后的一个决定，于是他转回头向山下走去！

趁兴而来，败兴而返，要是我平心静气，把事情早一点想通，便用不着跑这一趟冤枉路了……

在回程中，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也开始对庐山的景色作了一番浏览，对庐山的美作了有限度的欣赏！

这是一个好地方，我把该办的事办完之后，带着秋英与方莲到此来，结庐山间，好好地享受一下……

走了一阵，将近墨池之际，他突然听见一声轻微的呻吟，那是人在垂死之前的痛苦挣扎……

他心中一动，连忙循声找了过去，他看见池畔的乱石缝中，有着一团模糊的人影，还在蠕蠕地动着。

他走了过去，翻过那人一看，几乎失声叫了起来。

那个人竟是黎东方！

剑术绝精的黎东方，此刻竟会变得那么狼狈。

他的脸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在云雾的迷蒙中，看来就

像一个灰色的大圆球，只有轮廓依稀可辨！

他的口中喃喃地喊着：“水！水！我要喝水……”

墨池近在咫尺，池中的水并不是黑的，只因为水太深，池上云结雾封，阳光不透，看起来一像是一池墨汁，可是那一点点的距离，黎东方也无法够得到。

慕容平看着心中微感恻然，弯腰到池边用手捧了口水喂给他喝下去，清凉池水使他振作了一点。

努力地睁开紧封的眼皮，露出黯淡无神的眸子。

看见慕容平时，他的精神更振作了，急促地道：“你！你来得正好！我正盼着在死前能见你一面……”

慕容平顿了一顿才道：“黎……前辈，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黎东方努力鼓起精神，哑哑地道：“我！死在顷刻，不能对你说太多的话，快扶我站起来，把剑交给我！我有很重要的事要……”

底下话他又说不出来了，慕容平起初以为他想自杀求解脱，可是看他的样子又不像！

呆了一呆，终于还是照他的话做了！

黎东方搂剑在手，尽最大的努力，连挥出七八招剑式，却把慕容平看呆了……因为那些剑式之妙，简直超过了他的想象！

黎东方喘着气问道：“你都看懂了？”慕容平点点头，黎东方犹自不信，喘着问道：“你真的看懂了？”慕容平道：“是的，前六式是一字慧剑的招式，我已经会了一式加上这六式就全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偷你剑谱的丁三李玉也找到了，

我会替你去收拾他们，把一字慧剑十三式追回来！”

这番话使得黎东方的精神又振作了一点，喘着气道：“那太好了，后面的三式剑招呢！”

慕容平又道：“我也懂，那正好是神剑三式……”

黎东方眼中光芒一闪，语无伦次地道：“青城山……你知道吗？”

慕容平大声叫道：“我知道！七煞剑派是青城山中出去的，我一定替你完成使命，把他们杀得一个都不留！”

黎东方点点头，又喃喃地道：“还有青城山……”

慕容平知道他是指青城山主林如晦，不禁大是为难，黎东方的意思是要他连林如晦一起杀死！

他最后所演的三招剑式正是针对林如晦神剑三式而施，可是想想自己与林如晦的关系，这事能答应吗？

黎东方的眼光紧盯着他，使他不能回答。

因此他想了一下，又大声叫道：“青城山剑法出世与青城山主无关……”

黎东方断然地摇头道：“不行！他非死不可！这是我祖上的遗训……”慕容平也摇头道：“办不到！你知道我是谁？我是青城山主的儿子！”黎东方一顿，坐到在地上，哑然失声道：“你是青城山的后人，冤孽！冤孽……”他突然又疯狂地站了起来，鼓动手中的长剑，猛地朝慕容平刺来，招式更为精妙。

慕容平想不到他在垂死之时，会有这种举动，可是对于那刺来的一剑，他又无法能抵挡。

于是他轻叹一声，眼睁睁地望的剑锋刺向胸膛。

那的确是劲厉厉匹的一剑，可是剑尖刺向他的胸前，只

是他微感到疼痛，而黎东方又倒向地上。

当的一声，他连剑都丢掉了，足见他体力已衰弱到一击不堪的地步，慕容平摸摸胸前，才知道自己何以不死的原因那是唐日辉救了他！

因为唐日辉送给他的星落追魂是用鹿皮袋装的，还附有一双鹿皮手套，这两样东西都放在胸前。

黎东方那一剑正好刺在鹿皮手套上，坚韧的皮革挡住了剑锋，当然若在平时是挡不住的。

黎东方是在体力极端不支的形势下出手，也因为皮革的一阻之功，使他幸免一死，这只能说是巧合了！

黎东方伸手还想去够剑，慕容平却走上去道：“你不必再费力气了，就算你能拿到剑，也无法杀得死我，为什么不省点精神，听我说几句话……”

黎东方颓然地道：“这有什么好说的……”

慕容平大声道：“你听好，我虽然是青城的后人，却再也不会替青城山出力了，这内情很复杂我也不必对你解释……”

黎东方断断续续地道：“我……的我的祖训……”

“我不能替你杀死我的父亲，却可以叫他重回青城山，今世永不出山，这该可以使你放心了吧！”

黎东方眼睛又闭上了，挤出一滴泪珠，低声道：“我相……相信你，希望你不要骗一个死人……”

慕容平慨然道：“我绝不骗你！你被谁害成这样的？”

黎东方的痛苦又发作了，在地下滚动着。

可是他还是努力地叫道：“你要替我报仇！梅……”

慕容平急忙问道：“梅什么？是不是金绿梅？”

黎东方身子已滚向池边，慕容平想拉都来不及。

噗通一声，他臃肿的身子已掉到池中，马上就沉了下来，水面上翻起一连串的小水泡泡。

他死了，對於他的死因只留下一个梅字！

这一梅字已经够了。

金绿梅在庐山，黎东方到庐山来找她的，却遭了她的毒，在寒梅谷中痴等了几十年换来如此下场！

金绿梅！这个女人的手段也太毒了。

可是慕容平什么话都不能说。因为那狠心的妇人正是他的母亲，他的生身母亲！

黎东方只说了一个梅字，梅字可作许多解释，并不一定说金绿梅是杀死他的凶手……可是慕容平却深深地相信了。

绝无疑问地相信了，金绿梅当年能抛弃丈夫与别人通奸，能丢下新生的儿子而毫无思念之情，就证明了她是个狠心的人。

再者，像黎东方那等高手，除非是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才能够致他於死地，谁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当然又是金绿梅。

不过慕容平已经不愿意去想这件事了，他也不愿认这个不贞而狠心的母亲，也不想去认那个绝情的父亲！

黎东方与他并无关系，他的死对他也不生什么刺激，报仇的事无法代劳，因为他不能做杀亲的儿子。

虽然他的父母都不再承认他了，他还是无法杀死他们，不过对於黎东方所托付的其他的事，他倒愿意一一履行的，藉

以报答他传授那些剑招的恩情。

想起那些剑招，他又兴奋起来了，连忙拾起了剑，趁着印像还没有淡忘以前，他要练纯熟！

首先他把一字慧剑的下余六招练纯熟了，心中感到异常地高兴，有了这六招剑法，他可以不必再担心了。

再见到唐蕙仙和柴定芳时，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杀死他们，虽然那有点对不起柴小清，但是他顾不得那么多！

接着又演练另外三式剑招，那是专破神剑三式的。

练的时候他有点惭愧，因为这三招剑法是他父亲——林如晦的致命伤，林如晦对他多少是有点情意的！

我练好这些招式，只是击败他叫他回到青城山，守在哪儿永远不出来，这样与他并无妨碍！

他立刻又替自己找到安心的理由。

然后他有意无意间，又开始研习黎东方最后刺自己的那一式剑招，连试了十几次，他仍然失败了。

因为他始终无法体会到其中的神髓。

于是他下意识地望一望墨池，池水中早已平静了，黎东方也静静地躺在池底了，慕容平又有点惋惜！

“要是不死的话，一定还有更多精妙的剑式，虽然他不一定肯教我，可是我只要有机会跟他多处一段时间，定然可以慢慢地想法子骗他出来，现在只好眼看着他带着一身绝技长离人间了……”

慨叹后，他又仔细地回忆黎东方出手的姿势与部位，揣摩他的动作。

当他有一点心得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于是他把剑收回鞘中，又望望黎东方的墨池，准备离去了，可是他敏锐地感觉到周围的情形不大对。

静静的山竟是有点草木皆兵的样子，有人潜伏在附近！而且为数还相当多，这会是什么人呢？

略加判断，他确定那些潜伏者不是朋友，对一个江湖剑手而言，不是朋友就一定是敌人。

好在他自恃剑技，坦然无惧地发话道：“朋友们你们久等了，可以出来了……”

接着他这声招呼后，四周立刻现出许多人影，男男女女，为数竟有十几个人之多！

慕容平放眼四望，心中不禁暗惊！

王立明带着他六姓家臣的部属如凌一鸿、谢芳城、马世英与张俊，另外还有几个他们的子弟。

唐蕙仙与柴定芳带着他们的女儿柴小清。

另外则是唐日上带着两三个手下。

凡是他的死仇大敌，差不多全集中了。

慕容平打点了一下四周的形势，发现自己已身入重围，不过他心中倒没什么畏惧之感受，哈哈一笑道：“你们到的人还真不少，旧雨新知……”

王立明怒声叫道：“慕容平！你别装傻了，现在还有什么话说！”慕容平微微一笑道：“在你们重重的包围中，我有话也说不出来，而且从各位对我的态度上看来，我纵有生花妙舌，恐怕也无法说动你们不杀死我！”

王立明厉声叫道：“你明白就好，现在我给你一个选择死的机会，是你自己横剑自刎呢，还是要我们动手……”